



身体的轻和生命的重——纪念许倬云先生

□余徐刚

2025年8月4日，许倬云先生在美国溘然长逝，消息传来，学界内外一片哀恸。

这位毕生眷恋故土的史学大家，生前始终渴望踏上归途，那句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的感叹，道尽了漂泊游子对故国山河的无尽牵挂，却终因身体的桎梏，未能如愿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。

我一直关注着先生的微信视频号，每期更新都未曾错过，可我知道，那个手机屏幕上目光炯炯、侃侃而谈的身影，再也不会有新的动态了。先生的离去，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洞察历史的智者。

许倬云先生出生于江南的书香门第，家族的文化底蕴为他铺就了通往传统文化的道路。自幼浸润在儒学的熏陶中，“仁义礼智信”的道义早已融入他的血脉，塑造了他深深的中华情怀。五岁便能背诵《诗经》百篇的他，对华夏文明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与认同。即便后来远渡重洋，在异国他乡从事学术研究，他的根始终牢牢扎在中华大地。在他的微信视频号里，每一次对“中国精神”的阐释，都饱含着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呼唤，字里行间皆是对这片土地的赤子之心。

他曾说：“我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，我的学问、我的情感，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。”这份纯粹，让他在纷繁复杂的学术世界里，始终坚守着对中华文化的信仰与传承。

然而，命运却对这位满怀赤诚的学者开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玩笑。许倬云先生自幼便身有残疾，骨骼发育的异常让他身高不足一米五，手脚皆“跛”，行动极为不便。早年的照片中，他总是倚杖而立，背脊微微弯曲，如一株在风雨中艰难挺立的小草，随时可能被命运的狂风暴雨所摧折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这样一具残缺的身体是“轻”的，轻得一阵风就能将其吹倒，轻得似乎难以承载生活的重量。

年长的梁实秋先生曾在一次活动中想要搀扶他上楼梯，却被他婉言拒绝。这拒绝的背后，是他对生命尊严的坚守，是不愿因身体的残缺而被视为“轻”者的倔强。或许，在这份倔强之下，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卑，但正是这份复杂的情感，化作了他不间断攀登学术高峰的动能，承载起了无比厚重的文化生命。

许倬云先生的学术成就，在史学界堪称丰碑。他的著作《万古江河》，以宏大的视野梳理了中华文明从青铜时代到信息社会的发展脉络，跨越数千年的时空，把文明的兴衰荣辱娓娓道来。在书中，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者，精准地触碰到中华文明的脉搏，于细微的文化肌理中感知着文明的每一次跳动；又似一位技艺精湛的庖丁，洞悉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，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剖析得入木三分。这部著作笔力千钧，却又能做到举重若轻，展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卓越的思辨能力。

《汉代农业》一书则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农业发展，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与分析，揭示了汉代农业制度背后士卒与百姓的血汗付出，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历史叙事下个体的生存状态。《求古篇》中，他深入探讨了礼崩乐坏之际士人的道义坚守，为我们理解那个动荡时代的精神内核提供了独特的视角。这些著作的诞生，离不开他皓首穷经的钻研，更离不开他呕心沥血的付出。身体的局限将他困于一个隅之地，但他的思想却能冲破时空的阻隔，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由驰骋，这无疑是对身体之“轻”与生命之“重”最深刻的诠释与超越。

许倬云先生生命之“重”，更体现

秋天捎来一封信

□陈之昌

时序已滑入早秋的领地，暑气却像块浸了汗的棉絮，沉甸甸地闷在空气里不肯走。直到前几天的台风裹来一场透雨，才算冲散夏末最后一点燥。夜里推窗，凉风溜进来，像猫爪轻轻扫过肌肤，浑身毛孔都松快了。

清晨出门，天上的云是未干的水墨画，灰扑扑叠着，厚得能拧出水。风在云层下活得自在，穿街过巷时拽着树梢打秋千，逗得梧桐叶沙沙笑，又掀起路人衣角跳起舞。草叶垂着昨夜的雨珠，衣摆被风推搡着往前赶，心思忽然活泛起来，像浸了水的茶叶，在风里雨里缓缓舒展。秋风裹着草木的芬芳，肌肤触到那点微凉，才恍然惊觉：秋来了。

午后我绕行到小区不远处湿地西湖边，湖畔正铺开一幅新旧相掺的画。枯荷蜷成老人手背的皱纹，褐边脆得一碰就响；新叶卷着嫩尖，叶上水珠滚来

滚去，映着云影像揉碎的星子。有朵迟开的荷花半藏在叶间，花瓣抿着，倒像怕见生人的小姑娘。

这光景总让我想起齐白石的荷塘。老人画秋荷，从不用浓墨重彩铺陈萧瑟，反是让枯与荣在纸上打架——新抽的荷叶卷着嫩尖，像刚睡醒的孩子揉眼睛，旁边却卧着半枯的莲蓬，褐色的梗子斜斜地支着，像位拄杖的老者。他笔下的荷花最是鲜活，花瓣胖嘟嘟的，红得像姑娘羞怯的脸颊，偶有几朵谢了，便露出青嫩的莲蓬，墨笔点出的莲子鼓囊囊的，倒比盛开时更有烟火气。记得他曾说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，从前看他画枯荷，总觉得几笔焦墨太过随意，此刻站在塘边才懂，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线条，原是秋荷最本真的筋骨：卷边的叶、垂头的梗、饱满的籽，全是时光走过的痕迹，半点都瞒不了人。他画



倒影 周文静 摄

秋荷遐思

□梅润利

爱荷，尤爱秋荷。这爱，是初见时的惊鸿一瞥，是缄默无言中的深深懂得。

夏日的荷塘总是热闹非凡。粉妆玉琢的荷花，像极了豆蔻年华的少女，撑着碧绿的罗裙，在熏风艳阳里翩跹起舞。游人们举着相机蜂拥而至，快门声此起彼伏，赞叹声不绝于耳。那时的荷，美得张扬，美得夺目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夏天仿佛是为它准备的舞台，而它也确实不负众望，将生命的绚烂演绎到了极致。

秋荷则不同，它褪去了华丽的外衣，收敛了夺目的光彩，自有另一番风骨。少了众星捧月似的围观，多了几分清冷孤高；褪去了浮华喧嚣，却更显金贵自持。这种美，是繁华落尽见纯真，是坦然面对生命慢慢逝去的体面。

也许，不是人人都能欣赏，但懂得的人，必是经历过流年的洗涤，岁月的沉淀；和秋荷一样，拥有过美丽的故事。

这样一个微凉的清晨，薄雾还未散尽，我独自来到荷塘。这里早已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，往日的喧嚣如潮水般退去，只留下几枝荷静立水中。它们的叶片不再圆满如盖，边缘蜷曲着，泛出斑驳的黄锈色，像是被岁月浸染过的成熟，每一道褶皱里都镌烫过一个只有风知道的故事。茎秆也不再挺拔，却依然倔强地支撑着干枯的莲蓬。阳光斜斜地穿透晨雾，在残破的叶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恍如时光老人用金笔写下的印记。

我驻足凝视，忽然明白：秋荷的美，在于那份静默的坚守。它不因无人欣赏而萎靡，不因季节更迭而颓唐。风来时，它轻轻摇曳，与秋风共舞；雨落时，它静静承恩，将每一滴甘

露都珍藏在叶心的褶皱里。即使容颜老去，风骨犹存；哪怕繁华落尽，气节仍在。这种美不喧哗，却掷地有声；不张扬，却震撼人心。

池塘边的长椅上，坐着一位清瘦如荷的老人。他手持一本泛黄的诗集，却久久未曾翻动一页，只是出神地望着池中的秋荷。那眼神温柔而又深邃，仿佛在凝视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，又似乎在与自己的灵魂对话。我们目光相遇的瞬间，不由会心一笑，竟有种无言的默契。在这静谧的秋晨，在这方荷塘畔，我们都是秋荷的学生，学习如何与时光和解，如何与寂寞为伴，如何在繁华落尽后依然保持生命的尊严和不屈。

离开时，我虔诚邀请了一支秋荷。回家后，将它安置在素白的花瓶里，置于书桌一隅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它依然保持着水中的姿态，安之若素，那份傲骨不曾因环境的改变而折损分毫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要看它一会儿。那些枯萎的脉络里，流淌着生命的秘密；那些斑驳的印记中，镌刻着岁月的箴言。有时写作至深夜，抬头见它在台灯下投下清幽的影子，竟比任何名言警句都更能让我静下心来。

原来静美至此，可以照见人心；原来成熟如斯，方能读懂秋荷。它不语，却道尽人生真谛；它不争，却赢得世人敬重。在这个追求速成与表象的时代，秋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启示：真正的成熟，不在于外表的完美，而在于内心的丰盈；不在于得到了多少掌声，而在于能否在寂寞中坚守本心。

人生如荷，既要能在盛夏绽放，也要能在秋日坚守；既要经得起掌声，也要耐得住寂寞。而这，或许就是成熟后最美的姿态吧。

里的秋，从不是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愁绪，倒像《红楼梦》里史湘云醉卧芍药裯的憨态，枯荣同欢，得失共喜，自有一番豁达在里头。

傍晚回家，我撞见儿子正蹲在地上收拾行李。运动服被他揉成一团塞进角落，倒像只刚打完架的小兽；专业书一本本摞起来，书脊朝外，像列队待命的士兵；充电宝被他随手扔进侧袋，线绳露在外面，活像拖了条小尾巴。看着他把球鞋、耳机、剃须刀一一塞进行李箱，那箱子渐渐鼓成座小山，他又要带着自己的梦想远行了。忽然想起两个月前在车站接他的情景，这小子推着行李箱过来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一切仿佛还在昨天，他又要走了，心里有些依依不舍，孩子大了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家便成了日复一日的守望。

晚风渐凉时，独自在巷子里走。路灯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，像个调皮的孩子跟着我。忽想起汪曾祺写过，“秋天的好处是让人平静”。此刻风里没有桂香，只有草木的清苦混着泥土的腥甜，倒比任何香气都让人安心——这大概就是秋捎来的一封信，字里行间都是：放下，然后期待。

铜官山 顺安的早点

□郑冬

女儿放假回来，第一天的早点当属糯米饭团。西北那边以面食为主，饭团倒成了孩子对故乡美食的印记。沿着锦绣路驶去，找到了一家卖饭团的摊位。加上里脊，配盒豆浆，遂成一顿简单的早餐。

顺安古镇历来商贾云集，繁华兴盛，各式早点唤醒着清晨的烟火气。传统的包子、油条、馒头、面条、茶叶蛋、豆脑、锅贴饺，依旧承载着岁月的味道，相伴几代人的早餐时光。农家手工精做的发糕、麻糍，称作“稻米变身的杰作”，洁白如玉，软糯蓬松，清甜香润，老少咸宜，传承了江南饮食文化的美好寓意和殷殷期盼。这些年，早点品类越发丰富多样，葱油饼、手抓饼、牛肉汤、酱香饼、烫菜、下塘烧饼、肯德基等连锁美食，在光阴交替里洋溢着古镇的活力，带来精神的愉悦与满足。

每每忆起当年父亲喜爱的米饺，那些熟悉的画面依稀如昨。父亲是合肥人，早年辗转落户顺安。三河米饺是合肥传统名小吃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一位年轻的徐姓无为人来到顺安，在老桥对面的路边做起了炸米饺的早点生意。米饺以籼米粉做成饺皮，虾米、豆腐干、肉末及调料做馅。高温油炸后，立马变得金灿灿、黄澄澄的，像一弯胖乎乎的月牙，外酥里嫩，软脆鲜香。吃一口满嘴油津，回味悠长。父亲隔三岔五地买来几个，这掺杂着美味与对故土情感的米饺，也俘获了我的舌尖。除了油炸，蒸煮后蘸上酱料，别有风味。父亲离世近三十年了，炸米饺的老徐早就干起了保安。米饺有味，思念无声，那久远的香气还在风中回旋、飘摇。

锦绣路与红星路交叉口，老吴早点铺开了很多年。依托一辆小三轮，支起两口小油锅，夫妻俩一大早就开始操持起这门小生意。油糍、春卷、臭干、糍糕、小米粳，这看家几大件，在手法老到、技艺娴熟的老吴手下，被烹制成早间时光的香气，温暖着每一位食客的肠胃。几样早点争先恐后地在油锅里洗个“热水澡”，再摆上支架沥油，等候出货。滋滋啦的油煎声和热腾腾的锅气，瞬间飞跃起一股真实的暖意和绵柔的气息。唇齿之间，这个味道猛然触发了几时的记忆，像是被时间冻结在古早年代，生出了更多对过往场景的怀旧和追寻。古朴的味拴住了不少食客的心，一些老顾客常是驱车前来，长此以往。疫情期间，我去顺安看望老母亲。那时店铺开张，吃上早点的想法异常奢侈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老吴竟然想到在小区空地上摆起了早点摊，专为邻居提供早点服务。这下方便多了，老母亲也可以尝到她爱吃的油炸臭干了。我钦佩老吴做早点的认真劲儿，上午售卖，下午制作，心无旁骛，专心投入。世上一切芜杂之事与其无关，做早点之余，就是遛狗、逛公园。

听邻居赵姐说，新桥矿的狮子头饶有滋味。周末一早，我兴冲冲地奔去，在农贸市场旁边找到了这家店面。做成花卷样子的狮子头，比拳头小点。很久没尝过了，仿佛旧友重逢。女店主不无自信地说，她家每天只做百余个，迟一步就断货，标准限量版哦。但见几个狮子头滑入热锅，油温六七成热，滚烫的油花四溢开来，滋滋作响，好不欢畅。中小火慢慢炸，直炸到外焦里嫩，外脆里软。趁热咬上一口金黄色的狮子头，咔嚓一声，或是掰一块放入嘴里，有点微辣，嚼出嘎嘣响，品出咸脆香，真是带劲儿！饮一口早茶、牛奶，来碗稀粥，可驱走油腻，体验味觉的狂欢，足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现代人注重健康养生，油炸食品还是不宜多食。

细数顺安的早餐江湖，“化肥厂面条”店开进了铜陵市区，三月三城里永泉风味的自助式早餐曾一度风靡，顺安锅贴三十余载妥妥老字号，凤凰山景区铁石宕的油条摊香飘四溢，附近老矿区一家卤鸭面备受新媒体博主的青睐，701工厂马家小肉包经营了三十多年，配上四五个小菜，一直行销至今……顺安的早点，不事张扬，简单纯粹，虽比不上芜湖的名气和排场，到不了扬州的精致和高端，远不及“早餐之都”武汉能把早餐吃成节日的盛景，也攀附不到大城市早餐文化的底蕴深厚与丰裕多元，但那份故乡特有的魅力与风味，是一份朴素而持久的故土情怀，是一场坚定而执着的精神守望。以平常心生情味，让我们从日日平凡中体味义安的味道、生活的美好，一样尽享早餐的热烈与自由。

转眼间，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我还依然记得老桥边李家的小笼汤包和张家的大白馒头、老中学前何家的油炸狮子头、老邮局旁王家的馄饨、周家的油条……物已逝，人已非。那些远去的家乡美味，那种年少时一口沦陷、不可比拟的昔日感觉，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，跳跃回响，久久不忘，在味蕾上舞蹈，在记忆里生香。